

从之丝
书路通

历史的乡愁

杨献平◇著

西 安 出 版 社
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

历史的乡愁

杨献平 著

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史的乡愁/杨献平著. —西安: 西安出版社, 2015.12
(丝绸之路丛书)

ISBN 978-7-5541-1338-7

I. ①历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散文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06643号

丝绸之路丛书

历史的乡愁

作 者:	杨献平
出 版:	西安出版社 (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)
电 话:	(029)85253740
邮政编码:	710061
网 址:	www.xacbs.com
发 行:	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(西安曲江新区雁南五路1868号影视演艺大厦14层 11401、11402室)
印 刷:	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	889mm × 1194mm 1/32
印 张:	11
字 数:	280千
版 次:	2016年1月第1版
印 次:	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	ISBN 978-7-5541-1338-7
定 价:	32.00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电话: (029) 68206233 68206222 (传真)

目
录
CONTENTS

辑一

002 / 凿空——从长安开始的深邃辽阔

021 / 西北望——荒原上的闪电与挽歌

037 / 张骞的匈奴生活

058 / 悲夫李陵

081 / 龙图大业——杨坚与隋时西域

138 / 隐忍的梦想家——杨广的丝路开拓与个
人命运

167 / 阴山道，回鹘马

辑二

186 / 宁夏

201 / 凉州梦

253 / 向西的河流

271 / 李广杏

278 / 花城湖

297 / 梦境敦煌

321 / 历史的乡愁——西域三十六国今何在

332 / 灿烂光华：陆上丝绸之路的前生今世

——答半岛都市报记者肖玲玲问

凿空

从长安开始的深邃辽阔

公元前 202 年，一个名叫娄敬的齐国戍卒时来运转，在一位做将军的同乡引荐下，他得以面见刚刚取得楚汉战争胜利的刘邦。斯时的刘邦，也想效仿周朝，带领他的全班文武臣子，准备把国都由简陋的定陶迁往洛阳。洛阳这个地方，位于九州中心、黄河之滨，领带南北，贯通东西。万世基业永恒不灭，是每个皇帝的梦想，出身寒微、性本流氓的刘邦也不例外。

娄敬本是一个普通的戍卒，就像现在军队里的一名基层士兵，因为能说会道，又不满足于做一名戍边军卒，况且还要到遥远的陇西。这小子先是说通了带兵将领，使得那位和虞姬一个姓氏的将军答应他，路过定陶的时候，把他推荐给刘邦。在古代，将领培植自己的势力，或者在皇帝身边安插一个自己人，不仅是一种必要的生存策略，还是一种政治作为。人和人，或者上级和下级，在很多方面更多的是一种利益关系。

这个娄敬果然口才超群，当然也颇具头脑与政治远见。得以拜见刘邦后，他说了这样一番话：“皇上您现在取得的天下，和周朝那时候不同。周朝自后稷开始，以仁德积累了数百年帝业。武王伐

纣，取得领导权，到周成王时，天下还是以洛阳为中心，四方诸侯纳贡奉职，距离都不太远。有仁德的皇帝换个地方定都容易兴盛；没有仁德的，换个国都就很容易灭亡。周朝前期，诸侯四夷莫不臣服，到了衰亡的时候，诸侯们都各行其是，皇帝无法节制。不是因为周朝的仁德不够，而是因为都城的地形地势太弱了。现在，皇上您从沛县起义，席卷蜀汉，在三秦之地兴起，与楚霸王决战于颍阳、成皋之间，先后有七十多场，虽然取得了胜利，但死难者之多、战争创伤之痛，是一时半会儿难以修复的。皇上您效仿周朝，还把国都定在洛阳，我以为不妥。您看三秦之地，被山带河，四周都是坚固的边塞，即使形势危急，有百万之众也可以却之于外。古来人与人斗，不扼他的咽喉而捶打他的背部，绝对不能一招制敌，以获全胜。皇上您现在要离开定陶定都洛阳，倘若很多年后实力微弱，不能够节制天下的时候，只要占据关中，即使有秦国和项籍那样的强敌，也不足为惧。我以为，这是国之大事，也是皇上您的江山万世流传、帝业永存的根本所在。”

刘邦觉得颇为有理，又询问张良的意见。张良说：“洛阳这个

地方虽然坚固，还有周王朝的气象，但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军事之地，且又很容易四面受敌。关中那地方左边有崤山，右边是函谷关。陇西和蜀地沃野千里，三面皆可制敌，剩下的一面可以阻挡诸侯冒犯，真是易守难攻的坚固之地、天府之国。我觉得娄敬的话极为靠谱。”

但刘邦身边，多是山东人。这些将领和大臣，都想刘邦把国都定得距离自己家乡近一些，自然反对。尽管两派意见不一，刘邦还是下定决心，把国都定在关中。戍卒娄敬也因为这一次建言，摆脱了自己的微贱身份，官拜中郎，号奉春君，并被刘邦赐姓为刘。所谓汉之国都，也就是秦咸阳都城遗址。秦始皇的国都是庞大而壮丽的，但项羽一把火把它烧得灰飞烟灭，满地焦土与哀歌。项羽是一个失败的英雄，也是彻底的破坏者。罪人而罪一城，恶人而戕众人，这样的一种习惯延续和反复了数千年，周而复始，无有休止。而关于秦都城之宏伟，后世杜牧《阿房宫赋》一方面可能是传说，另一方面是想象。

“六王毕，四海一，蜀山兀，阿房出。覆压三百余里，隔离天日。骊山北构而西折，直走咸阳。二川溶溶，流入宫墙。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；廊腰缦回，檐牙高啄；各抱地势，钩心斗角。盘盘焉，囷囷焉，蜂房水涡，矗不知其几千万落。长桥卧波，未云何龙？复

道行空，不霁何虹？高低冥迷，不知西东。歌台暖响，春光融融；舞殿冷袖，风雨凄凄。一日之内，一宫之间，而气候不齐。”

如此恢宏之宫阙、浩大之国都，在当时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。

迁都不久，刘邦便不顾臣僚劝谏，决定亲征匈奴。

匈奴作为一个长期游牧于农耕地区之外的强大民族部落联盟，自周王朝起，便与中央帝国不间断地发生各种摩擦，当然也有少量的合作。在西汉之前，唯有秦穆公、赵武灵王及李牧、秦开、蒙恬等王侯和将军对他们进行过彻底的打击。至公元前 207 年，以冒顿鸣镝弑父、自立为单于为标志，匈奴马踏东胡之后，进入了极其强盛的时代。游牧民族“以力为雄”“举事常随月”“利则进，不利则退，不羞遁走”，在今之蒙古高原乃至河北、陕西、山西等地，常常以“来如闪电，去如飞鸟”的超强运动战术，侵扰中央帝国边疆，抢掠物资。他们的这种“以战止战，以战养生”策略，是本性，也是受地理环境限制而不得不为的一种生存方式。

西汉帝国刚刚建立，解除了项羽的威胁，并平定了几个异姓王的反叛之后，刘邦自以为常年征战，匈奴不足为惧，便决心亲征匈奴，妄想也如蒙恬那样，不日之间，将匈奴打到漠北一带，再不敢袭扰汉边。这也是刘邦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一个激情表现，但陈平等

人是清醒的。因为，战争持续多年，赤地千里，十室九空，全国的破败程度前所未有，一个新兴政权，经济能力薄弱不说，人口，特别是青壮年锐减，再加上对匈奴的实力及其文化风习不了解，作战的一切基础都不具备。

但刘邦一意孤行。事先，他派出几拨人马，以各种身份混入匈奴打探敌情。奸细和暗探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。军事和政治集团对垒，相互窥知底细和底线，也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手段。探子们到匈奴潜伏了一段时间，回来报告说，匈奴防守空虚，人也懒散，边疆地带也没有什么兵马。这样一来，刘邦亲征的决心更大。陈平、刘敬等人还是以为这是匈奴的诱敌之计，力谏刘邦不可轻举妄动。为此，刘敬还自告奋勇，化装成商贩，深入匈奴境内打探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匈奴等游牧民族与西汉尽管没有正式的官方联系与沟通，民间贸易和交往却从没停止过。

回来后，刘敬报告说：“我看匈奴境内防守空虚，奴隶们驱赶牛羊放牧，毫无戒备，这是他们在引诱我们上当。”刘邦还是不听。公元前200年4月初，刘邦征发三十万大军，并丞相陈平、将军季布等人出征匈奴。行至今河北张家口附近，刘敬再次劝谏，陈述理由，刘邦震怒，大骂他说：“你这个齐国的小兵，胆敢胡言乱语，

沮丧我军心，立斩！”当时下令斩杀刘敬。后在陈平等人的劝谏下，把刘敬押往广武县城扣押，等他得胜回来再行处置。却不料，刘邦大军行至今山西大同，在白登山遭遇大雾和雨雪天气，匈奴冒顿单于以四十万兵马闪电而出，将刘邦三十万大军困在白登山七昼夜。后陈平以重金贿赂冒顿单于最为宠爱的阼氏，以“得汉地而不能居”“两主不相伤”为由解开大军一角，放刘邦及其大军狼狈而回。

这是西汉帝国与匈奴第一次正面接触。斯时，刘邦还是低估了冒顿单于的军事能力与智慧。冒顿作为匈奴历史上最为强大和最富有心机、谋略的单于，开创了匈奴近百年的鼎盛基业。紧接着，刘邦采用了刘敬建议，与匈奴和亲。他的理由是，打不过他就改造他，把汉室的闺女嫁给他，再生了孩子，就是汉刘皇家的外甥，再成为匈奴的单于……外甥怎么会和姥姥舅舅家结仇呢？

刘敬的思想也是地道的儒家学说，君臣纲常，家族伦理，妄图从血缘上改造蒙昧而剽悍的游牧苍狼。这显然是他个人一个理想化的政治梦想。一个弱女子并随从数百人，深入庞大而辽阔的匈奴大部落联盟之中，无异于草地上撒盐、沙漠里扬芝麻。但在当时，给个女人与匈奴单于，再加上大批的财富和生活用品、生产资料，并

在几个边地城市开设贸易口岸，借此安抚匈奴。说穿了，这样的一种做法，无非变相求和、纳贡与供养。自此，长城以内为汉之“冠带之室”，长城以外为匈奴之“引弓之国”。一个“室”，一个“国”，以古汉语的精准性和多义性来看，西汉无疑是低匈奴一等的。但从形象化上来考察，“冠带之室”和“引弓之国”确实概括了农耕帝国和游牧部落的基本属性。匈奴大漠浩瀚，泽卤无际，草原浩荡，戈壁连绵。他们以快马长刀、鸣镝飞箭为基本的战斗构成；西汉则以木车、骡马、长矛剑戟为基本战斗工具。两者之间，不仅是速度和距离的对比，还有人口及身体素质的优劣。

和亲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，但匈奴并不安分。公元前 188 年，匈奴的左屠耆王再次纵兵侵扰汉边，在今之内蒙古通辽、河北怀来等地攻陷边城，杀戮官吏和守军，并抢掠了大量财富和妇女。财富用来分发；妇女用来做奴隶，并可自由买卖和转让。此时，刘邦早已于公元前 195 年死去，吕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人彘”事件。匈奴兵马再度入侵之后，吕雉派人带着诸多礼品前往匈奴询问。冒顿回信说：“前一段时间，左屠耆王稽粥受到了你们一个小官的侮辱，很生气，不听我的节制，私自出兵侵扰贵国，违犯了我们之间的约定，为了惩罚他，我让他带兵攻打大月氏。没想到那小子一

举得胜，不仅把大月氏打得仓皇远逃至伊犁河，还把他们单于的脑袋割下来，做成了镶金酒器。为了表示歉意，我派人送去一些礼品，请太后陛下笑纳。”

这一次，冒顿还和吕雉开了一个荤玩笑，说：“你现在死了丈夫，我愿意用我有的，填充你所没有的。”从这一点来看，冒顿的天性里有一些率真的孩子气，也有一种源自骨子里的对西汉的轻蔑。吕雉大怒，想动兵，但大臣们还是觉得时机不到，不可妄动。吕雉只好忍气吞声，派人回信并赠予匈奴诸多礼品。公元前176年，冒顿再次派遣稽粥攻击已经溃败的大月氏，与乌孙一起，将迁徙到天山南麓和伊犁河、伊塞克湖流域的大月氏击逐到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地区，从而引发了欧亚大陆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剧烈的民族大迁徙。这一次民族大迁徙，对于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文明都具有深远的影响，使得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也感觉到了游牧民族的强劲动力。

然而在东方，汉匈之间的关系一如既往。冒顿死后，稽粥成为匈奴单于。汉文帝按照旧例，从汉王室之间挑选一女下嫁匈奴，并给予大量的馈赠。但这样也没有真正阻挡住匈奴的马蹄，这一以弓箭和马蹄横行高原和大漠的游牧军团，其嗜血的暴力传统令人不寒而栗。在汉文帝和景帝时期，匈奴多次深入汉边侵扰和掠夺，甚至

抢劫汉王朝的马场和重要军镇。文帝和景帝时期，对匈奴无力反抗。这种被动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公元前 141 年。汉武帝继位后，面对匈奴的不间断骚扰与凌辱，决定进行反击。

这时候的汉帝国，经过“文景之治”，“社会之财富，日趋盈溢”，人口数量也有所增长和恢复。数千年以来，战争始终是人口锐减的原因之一。一朝灭一朝，成功者的冠冕和泼天富贵都是用无数的血肉之躯堆积起来的，尤其是秦汉这样的以暴力方式取得的政权。汉武帝刘彻进行了一系列的削藩与平乱之后，开始着手准备反击匈奴的战争。但彼时的汉帝国，对匈奴这样一个“疆域最东达到辽河流域，最西到达葱岭（帕米尔高原），南达秦长城，北抵贝加尔湖一带”的庞大游牧帝国却一无所知。

要想反击匈奴，必然要洞彻这个大部落联盟帝国的真相，能够联系到先前被匈奴大肆杀戮并击逐至中亚的大月氏，两边夹击，胜算可能更大。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，张骞横空出世。这个汉中人，《史记》中说他“为人强力，宽大信人”，说明张骞是一个少怀大志，英雄主义和理想精神都超乎寻常的人。张骞出生于汉中城固县，时为郎中令，即皇帝的近卫和侍从首领。他自告奋勇，并招募到了勇士百余人，于公元前 138 年从长安启程，开始了旷古烁今的“凿

空”西域之旅。

事实上，在张骞这一次空前的行动之前，丝绸之路早已经存在，只是隐隐约约，不怎么明显，民间的生命力与沟通力有时候显得比官方的更为柔韧和强大。《穆天子传》一书虽有不可考证的传说性，但这本书对于早期西域的记录却是详细而又令人信服的。从已有的考古资料看，早在公元前 800 年左右，古埃及法老的宅邸里就有了“丝绸”制品。这说明，张骞凿空西域的军事和政治意义第一，至于丝绸之路，则是他这一孤身而艰险的探险行动的附加效应。但仅此一点，张骞已经不朽了。他第一次使得中央帝国打开了眺望斑斓世界的文明之眼，也第一次使得中央帝国发现了更辽阔的世界存在。正如法国历史学家 F·-B·于格和 E·于格叔侄《海市蜃楼中的帝国：丝绸之路上的人，神与神话》一书中说：“张骞无疑掀起了一场‘文化革命’。他揭示了一个外部世界的存在，至少是这个世界所包括的多样性、辽阔的范围和内在的潜力。”

真正的有作为的勇士和猛士在中国自古就缺少。对于张骞的功业，后世人多评价他甚至比汉武帝更伟大，比卫青、霍去病更加厥功至伟。这一点，我也是赞同的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张骞应当成为

中国男人的一个标杆。当然，还有和他同乡同时代的司马迁。西汉为后世贡献的，仅此二人及李广、贾谊、董仲舒、卫青、霍去病等几个人而已。当然，对于张骞个人来说，在焉支山被匈奴浑邪王扣押，又被绑缚到位于翁金河畔的单于庭帐。一个奇怪的现象是，对于这样一个欲联络宿敌大月氏夹击本国的人，单于并没有杀掉他。对此，匈奴可能有自己的考虑，即留这个人一条活命，一则有可能劝化，二则可备不时之需。从公元前 138 年开始，张骞在匈奴将近十年，其间还娶了一位匈奴女子为妻，两人还生了两个孩子。这样的囚犯生活，查遍人类历史似乎很少。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，匈奴并非嗜血成性，对汉帝国的人见到就杀，他们也心存善念，尽管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比重很大，但能够这样善待一个囚犯及其随从，已经很可贵了。再者，这可能也是张骞的宿命。

公元前 130 年，张骞和存活下来的四五位随从逃脱了匈奴的控制。手持节杖，再度西行。当他穿越今新疆全境，翻越帕米尔，在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找到了昔日的大月氏，虽然受到了隆重接待，但大月氏身在膏腴之地、安乐之邦，生活富足，也自知不是匈奴对手，婉转地拒绝了他的请求。在中亚的康居，张骞见到了传说中的汗血宝马。当他返回时，还特意潜回匈奴阵营，把他的匈奴妻子和